

FH 64/1204

第一卷 第四期

古泉學

葉恭綽題



中國古泉學會

本會簡章

民國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三日
大會通過

- 一 本會定名為中國古泉學會
- 二 本會以闡明古泉學識研究古泉制作鑒定真贋辨別時代啓人好尚之心爲宗旨
- 三 凡有志古泉學者均得聲請入會經會員介紹填具志願書經理事會通過後卽爲本會會員
- 四 外籍同志經前條手續後得爲本會名譽會員
- 五 本會經費由會員自由捐助經評議會理事會通過待徵收會費每員每年至少國幣二元
- 六 本會設會長一人副會長二人評議員九人理事五人組織之由每屆會員大會選舉或推定之連舉得連任
- 七 本會得由理事會推薦名譽會長一人至二人由會長函請担任之
- 八 本會每年開會員大會一次由會長召集之並於每月開研究會一次除討論會務交換智識外會員得攜帶藏品或著述共同欣賞
- 九 評議會及理事會有需要時由會長召集之
- 十 本會得發行各種刊物以饜同好由評議會及理事會計劃辦理之
- 十一 本會設於上海並得於各地設立分會
- 十二 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得由大會通過修正之

古泉學

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出版

中國古泉學會會刊 第四期

定價國幣五角

編輯者 中國古泉學會

發行者 中國古泉學會
上海梅白格路二〇四號

印刷者 人文印書館
上海山海關路四〇六弄
電話三四七八七

總經售處 醫學書局
上海梅白格路
電話三一八三七

分銷處 上海四馬路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四馬路

作者書社

不許轉載

古泉學 第四期

目次

新莽錯刀錄古泉鑒考未釋稿	翁宜泉	一
寒雲泉簡	袁克文	四
半兩之研究	鄭家相	八
後素樓清錢談	張綱伯	一〇
銀質太平通寶墨本跋	程文龍	一五
歷代幣制變遷述略	岑泉齋	一六
關於平靖勝寶	戴葆湘	一九
古泉小辭典摘要	金維城	二二

例言

(愷齡)

一 承吳靜庵先生抄示袁寒雲小簡十五通係致其師方地山先生者末附致張丹斧先生二通皆談古泉事烟雲過眼宿艸已深爰刊其文藉留鴻爪幸讀者注意

一 大興翁宜泉比部爲泉學泰斗殫力數十年成古泉彙考八卷與劉氏古泉苑李氏古泉匯並爲泉學鉅製鮑子年先生目爲近代譜錄第一賅博之書願以身後無子原稿散失劉燕庭觀察購得之手自校注擬刻未果後歸福山王廉生庚子變後天壤闕藏書散出安邱趙孝陸先生收得是書雅自珍秘不輕示人山東圖書館館長王獻唐先生再三情商允鈔錄一部藏諸館中本會現經商得王館長同意陸續在本刊擇精增圖刊載以供同好希世名稿幸讀者注意

新莽錯刀 錄古泉彙考未刻稿

翁樹培 宜泉



漢書食貨志、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原註、

張晏曰、按今所見契刀錯刀、形質如大錢、而肉好輪厚、異于此大錢、形如大刀環矣、契刀身形圓、不長二寸也、其文左曰契、右

曰刀、無五百字也、錯刀則刻之作字、以黃金填其文、上曰一、下

曰刀、二刀泉甚不與志相應也、似札單差錯、文字磨滅故耳、樹

培按、當云右曰契左曰刀、原註、師古曰、張說非也、王莽錢、刀今

並尚在、形質及文、與志相合、無差錯也、○劉奉世曰、當時嘗得

錯刀、文曰一刀平五千、○宋祁曰、梅聖俞云、飲劉原父家、原公

懷二古錢、酒、其一齊之大刀、長五寸半、其一王莽時金錯刀、

長二寸半、詩云、探懷發二寶、太公新室錢、獨行齊大刀、鐵行未
環運、文存半辨齊、皆有模法圓、次觀金錯刀、一刀平五千、註云、
其文如此、精銅不蠹蝕、肉好鈎婉全、樹培按見宛陵集、

古器款識攷、金錯刀長二寸、一刀二字陰識、以黃金錯之、
平五千三字陽識、平即直也、漢書食貨志作直五千、似班固改
之、于義雖無所戾、竟非本事。

樹培按、刀文云平五千、而漢志云直五千、似直字爲平字
之誤、蓋刀文金錯止一刀二字、其柄文平五千三字則鑄成、而
非金錯也、讀者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此九字爲一句、直五千

別爲一句、則明矣、况當時本有無柄者一種、故漢志但敘其直若干、而不復記其柄文云何矣、若以直五千三字作錢文、則竟似此三字亦是黃金錯矣、此所以異于契刀五百也、說文錯、金涂也、漢書楊賜傳、詔賜金錯鈎佩、章懷太子注、金錯以金間錯其文。

周禮疏、錯刀以黃金鏤其文、曰一刀直一千。

禮記疏、古又有刀、刀有二種、一是契刀、一是錯刀也、契刀直五百、錯刀直一千、契刀無錯鏤、而錯刀用金鏤之、刀形如錢、而邊作刀字形也、故世猶呼錢爲錢刀也。

樹培按、右二疏、五千俱非一千。

前漢紀、更造錯刀、一直五千、(樹培按、今所見漢紀、五千二字作三十、誤)

錢幣考、錯刀大小同契刀、而實加厚重二兩二錢、環文上曰一、下曰刀、字陷以金填之、柄文曰平五千。

張台錢錄、台有此錢、如此圖樣、(培按、此圖不知指何人譜言之)

續夷堅志、金錯刀尤重厚、今世所見、終(疑纜字)二三分耳。

樹培按、此錢長二寸二分、環徑八分、以建初尺較之、環徑寸二分、通長三寸三分、重九錢八分、厚一分、一刀二字燦然黃金、至爲精美、培所見偶有一刀字金偶有脫落、則字成凹文、拓本宛成白文矣、否則金與銅質平、不可拓也、亦有柄有三字、而錢無一刀二字者、七情類稿、圖一刀字作雙鈎、文但作一刀五千、無平字、則誤矣、仁和趙晉齋曰、此刀厚有逾一分者、又曰、今世所見錯刀、一刀二字作填金者、多經後人脩補、此說非是、○右契刀錯刀、柄邊左下較廣出分許、若側置之、宛存齊刀遺制耳、○一種僞作者、柄作平五千、而錢穿上有字不可辨、穿下橫書×字、銅新制粗、不可不辨、嚴錢稿云、錯刀有右一左刀者。

一 刀

李孝美錢譜、此錢今世猶多、或有無刀者。

陳萊孝曰、錯刀契刀、有止一刀契刀二字者、或有止圖錢

並無刀者，培按，此語未晰，其止二字者，卽無柄者耶，豈另有有柄而無字者乎。

樹培按，此錢無柄者，徑八分，書建初尺寸二分，二字填金。

平五千

樹培按，此柄有字而環無一刀二字者，又有一種孔不透，錯刀有柄者，作偽者頗多，一種制迥異，柄長而廣，無字，通長二寸四分，環徑七分，又有形制絕陋者，一種作刀平五千，一種柄無字，一種柄止一千二字，一種環作方形，無字，柄有五百二字，類泉志方寸七之一種，一種環圓無字，柄有五百二字，一種環無字，柄有四百二字，一種環無字，柄有刀布五百四字，皆不足辨，附記于此。

施青臣繼古叢編，金錯刀名一而義二，錢一刀一也，漢食貨志，王莽更造大錢，又造錯刀，以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此錢也，續漢書輿服志，佩刀乘輿，黃金通身，雕錯諸侯黃金錯環，東觀漢記，賜鄧通金錯刀，此刀也，文選張平子四愁詩，美人贈

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杜詩云，金錯囊徒罄，銀壺酒易除，韓詩云，爾持金錯刀，不入鵝眼貫，若此則指爲錢矣，孟浩然詩云，美人聘金錯，纖手臉紅鮮，（樹培按，原作鱗，今据全唐詩改正），錢昭度詩，荷揮萬朵玉如意，蟬弄一鑿金錯刀，若此則指爲刀矣，詩家用之不同，故分白之。

陳恂餘菴雜錄，杜詩，瑩瑩金錯刀，注，引續漢書，佩刀諸侯，王黃金錯環，謝承漢書，詔賜應奉金錯刀，義，漢食貨志，新室鑄錢，更造刀，以黃金錯其文，大抵古器物，以黃金錯之，皆謂之金錯，如對雪詩云，金錯囊徒罄，乃是錢刀而以金錯也，虎牙行云，金錯旌竿滿雲，直謂以金而錯鏤旌竿也。

王應麟玉海，祥符三年十一月甲午，陳堯叟等言，唯（樹培按，疑作唯，吳柳門引作淮，甚好），上得金錯契刀，永安五男錢，（原註，王莽造錯刀，以金錯其文。）

樹培按，錯刀契刀二錢，合稱爲金錯契刀，未妥，且既知是莽錢矣，何以此條列兵制之刀劍門歟。

嚴有絮藝苑，雖黃張平子四愁詩云，美人贈我金錯刀，何

以報之英瓊瑤、註金錯刀、王莽所鑄錢名、（培按、蒼溪漁隱叢話、引有錢昭度詩云、荷揮萬朵玉如意、蟬弄一聲金錯刀、十六字、金錯刀下有卽字、）杜子美對雪詩、金錯囊徒罄、銀壺酒易賒、韓退之潭州泊船、（漁隱叢話有詩字、）閉道松醪賤、何須樣錯刀、皆（叢話作此字、）謂是也、或註、四愁詩引續漢書、佩刀諸侯王以（叢話有黃字）金錯環、恐與王莽所鑄錯刀、又別。

寒雲泉簡

寒雲搜羅古泉、時日甚短、未暇精研、特其情之豪興之逸、深可喜耳、海國古金幣、偶一嗜之、興盡亦隨手散去、如宋版書然、嘉興劉少巖、以重金購得其日記兩册、景印以傳、金幣舊影、可見一斑、昨於友人處、見其致方地山小簡十五通、末附致張丹斧二通、皆談古泉事、烟雲過眼、宿紳已深展翫再三、不禁腹痛、爰錄其文、附古泉學印行、藉留鴻爪、靜宜吳定記於寒飽移。

徐曰都古泉考、契刀錯刀、鄭世子圖像出、（培按、鄭恭五世子載增作樂律全書、）而後二刀得其真。

樹培按、益齋主人貨泉備考云、莽錢宜入僭偽、而大泉契刀錯刀三種、作于孺子在位之時、居攝初始、尙繫漢年、故附之漢末、至莽篡後所鑄錢文、則別入僭偽門、此說甚是、然則昭烈直百五銖等錢、亦應屬之獻帝矣、附記于此。

袁克文

（一）地山夫子親家尊右、前頁牋札、未承復誨、企望北雲、思懷無極、比雜貨藏增益、爲祝、近尋何佳品、甚盼拓示、前師在滬、易自張七之楚泉、亦祈賜一拓本、頃以五十圓購永光泉一、制作美妙、斑鏤古麗、可與大常半兩並駕、其銅質與孝建无殊、相其背、卽孝建四銖之厚者、愚公審爲千真萬確、促文易之、俟屬王秀仁拓呈鑒定、厥泉制作之精、可媲莽六泉、亦絕類之、銅色金黃、似漢半兩、絕非昔見之白色永光景和可比、斑鏤似

貨泉宜子孫之雙魚泉、洵尤物也、平當五銖之僅有一平字者、

在北直若干、阜昌通寶正書一品、有求之者否、文已移居白克

路二十七號、方藥兩處之五銖大宜子孫、能易回否、乞示一一、

肅此、敬敘崇福、文狀、再者、丹笈所獲商鑑、今已歸文、愚公作長

文張之、謂是三千年之奇寶、丹讀而大悔、昔在丹許、愚公无一

言及之、其厚我可感也、拓本呈鑒、自有竟譜以來、未聞有此古

而且美之品也、又拓三紙、可分貽好之者、且乞一言以寵之、叩

頭叩頭、文再叩。

(二) 无隅夫子親家、昨上一函、諒人鑒督、致彤士書、已

寄去、屬彼交師二百元、以一百元易宛仁、六十元易五銖大宜

子孫、餘存尊處、遇佳泉乞代購、如不足時、當再屬彤士撥交、大

紹定可讓人否、有一人亟思得之、四畫大觀、比三如何、起居萬

福為祝、文叩。

(三) 示悉、糖三匣、敬收叩謝、庾樓書亦交到、受經真可

惡、俟森玉來、再請師與之爭、五銖奉贈、天興乞郵下、書亡泉在

尚、可自遣、應歷為小平、留以待師、大宋退去、近獲何佳品、甚念、

肅此謹叩、无隅夫子親家年安、文叩。

(四) 佩文疾甚、中心如焚、料量醫藥、不克趨詣、乞恕、昨

夕、子欣未至飯店、今日不能外出、明夕當可晤商、揣上地山夫

子親家、文頓首。

(五) 龍鳳端平三泉、俱不得善價、文留之無味、仍繳呈、

在師藏囊中、必有人爭購也、文既得貨泉、大快意矣、貨泉日加

摩挲、水銀古已全露現、此莽泉絕大之據也、背滿碧暈、尤古麗

動人、真尤物也、重一兩十三銖、已取回、薄暮務乞過臨、鑒定、文

有鉛布泉合背、竟體水銀光、確為莽泉、且係新出土者、決不偽

也、布泉合背、莽泉中為難得之品、可贈藥兩、外加以郭牌、或今

泉六十番贖回五銖、感不盡矣、否則師必又須割愛一物以賠

償文之五銖矣、一笑、元吉大吉、觀之無趣、亦奉璧而供沽之哉、

存文處、絕不易得價也、大明月如何、再者、師賭重一兩十三銖

後、如謂之偽、即不論不議、如以為佳、擬以此泉與郭牌二品、暫

質尊處、假招納信寶、既賞三月、擬作說攝影、用銀色印於品報

增刊畫報(八月廿一號出版)中、俟師九月南來、立即繳呈、

決不干沒、師當能放心也、文之假此、當爲過銀泉之癮、癮過即無須留矣、然決不至強奪、文亦不願強奪他人好者、天與既可讓、何圖此天泉耶、再懇代向陳某處以現金求讓、良金四朱、並覓一小銀泉、其款俟函致彤士撥付、另修一書交師、俾飭人往索、尚有贖五銖之款、亦由彤士款內付之、崇慶一泉、文最印腦、當爲師藏泉之冠、萬萬不可爲人贖去、世決無第二品也、天成亦萬不可讓人、聞讓之者頗多也、前詢信寶可讓否、非老蠟燭、即文之意、恐道出、反使師爲難、故託言實不得已、非作誑語也、既知師不可讓人、則打消欲得之心、而爲假翫之請、三月之期、不拍、師一至滬、卽面繳無誤、知師不以十三銖爲然、卽作罷論、不願空手假貴物也、肅上、无隅夫子親家、文叩。

(六) 四朝詩因木匣破損、正在修理、故遲遲未能送呈、明日定遣朱春唐、實上鐵匣盛三印、尙有隙地、頃適得一漢涂金鑿印、文曰龍驤將軍章、恰補其空、且與舊藏虎牙將軍章、爲天地間絕妙之匹偶、又尋此匣、真絕厚之幸事也、又尋一銀銖、文不可辨、鼻鈕權形、字畫深邃、詢爲秦器、與大楚秦叔鈔、又一

匹偶、實幸之又幸者也、又尋玉臺新詠、有後跋、且一經改易、白綿紙極完潔、又花間集、卽吳刻底本、又洪武刊本草堂詩餘、皆明刊中之罕覓者、拉雜奉陳、肅叩、无隅夫子誨安、門人克文上。

(七) 地山親家、久不啓候、至腕懷臆、前得示、謂有奇遇、不勝豔羨、何日南來、無任焦盼、頃獲一天榮府寶大鉄泉、古色撩人、決非僞物、新從杭州寄來、他人猶未見也、拓本呈鑒、又得一奇物、乃一三代玉琮、色澤上上、四周刻蘭亭縮本、有宣和御題、精摹淺勒、一筆不苟、較玉枕本、高出萬萬、與定武瘦本、堪伯仲、琮高三寸餘、徑亦如之、通明光潤、古懸謂爲希世瑰寶、信不虛也、師欲得一拓本否、肅敬鼻福、克文敬言。

(八) 无隅夫子親家、頃奉復札、敬悉尊體達和、企念曷極、宣和玉刻稜帖、俟搗成寄上、天榮府寶、鐵質古潤、鏤斑堅粹、決爲宋以前製、與尊藏永安一千大鐵泉極相似、漢半兩有銀者否、頃又得一秦始皇廿六年玉詔版、蒼樸峻峭、勝韓陵片石、當拓奉、師一見、必拍案叫絕也、又新弄小權鑲銀、文曰律一斤

四兩、始建國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二者皆小提包中無上品也、文近來蒐羅非小、而精奇者不取、若鐘鼎彝器、雖真三代、亦不足動我欲也、宣和蘭亭之玉釭頭日一龍於腕、恰可爲鐲、朝夕相對、大樂事也、此上、祇頌痊福、文叩。

(九) 地山吾師親家、日前趨敏新喜、適值出遊、不獲晤教、悵惘之至、翌日即來日下矣、頃遊海王邨、于冷灘上、得艸體大觀折三泉一品、拓塵高鑿、如佳、即以奉贈、肅敬晉祺、克文頓首。

(十) 示悉、文所懇者、非攘奪實假翫耳、假翫不能作罷可矣、惟拓古泉者已尋到、明夕準來、一夕可拓六十餘枚、明日務乞攜泉見過、俾得留一影本、嘗爲師啓元也、無任盼感、肅上無隅夫子親家、文頓首。

(十一) 无隅夫子親家、匆匆未獲一別、悵惘何似、尊藏唐以前泉拓本、乞賜一份、藥雨處之五銖、務懇贖回、則感甚矣、如贈得可縫於厚紙片上、付航空郵局寄下、頃平湖使回致和泉、一星期內寄滬、屆時拓奉、小鼎購到祇三十圓、銀片銀絲、精

美極矣、高二寸、如一拳大、滿身黑漆水銀古、樣式絕妙、又關輪大定、竟體斑鏽、微露銀色、值僅七元、此泉尙未見有佳鏽者也、賜易之貨泉、已有人出四百元、託小蠟求讓、已一笑却之、此品報刊載之功也、求拓片者紛紛、已贈去十餘紙矣、品報附上一張、此後已屬津派報處送贈一份、見何佳壓勝品、務示下、此上、祇叩暑安、文叩、志君侍叩。

(十二) 无隅夫子親家、懇談快絕、前割天啓、雖云敗興、尙無大痛、若天興則大痛而特痛矣、然師既配合金代泉、文亦決不再索還、惟乞師亦忍痛一次、於藏泉中、暫選一精美可翫、而獨立有人金屋之資格者、惠下、使文一彌痛苦、不致再有思天興之悵惘、則感甚矣、此泉或俟將來、以宛仁易回、然文之視宛仁、終不能泯天興之恨耳、文自聞董售去詞選、即無日不思天興、每思輒若割文心頭肉、此時亦決不忍轉使師受此痛苦、故請另畀一泉、在師雖忍痛、總較失天興之爲愈也、此泉文決不敢自選、必師選賜、其已成羣結偶者、亦不敢望、惟冀一快、俾忘天興耳、此泉到手、必鑄金屨貯之、或鑿牙供之、佩之於身、永

久不離、蓋絕妙詞選、天與寶會、俱并於此矣、幸師憐文之苦痛、而不惜忍此一痛焉、感甚感甚、敬叩大安、文叩。

(十三) 連上兩書、諒均管及、頃又獲一奇寶、乃泉之祖也、鄭樵謂古泉原象泉字傳世者、刀布圓好、不見有象泉形之泉也、今獲此泉、正象形古篆泉字、按周有大泉、爲泉之母、此刻尙周二字、必周之大泉也、譜中東西周小圖泉、必泉之子也、此泉面背皆塗金、大書深刻、精嚴俊美、字畫中亦塗金、周身綠朱、蓋三色、銹斑燦爛、凹凸古茂動人、審是新出土者、尙未經潤摩也、拓本呈鑒、何日南來、一賞此與宣和蘭亭二寶、光隔夫子親家、文叩上。

(十四) 久不獲示、悵念無已、前託瘦樓代質之書、陽歷十一月廿三日滿期、聞之瘦樓、云京中有人可轉贈、如不成、將

半兩之研究

自秦始皇統一幣制、創方孔之錢、于是圓金遞變而爲半兩、

在漏假款贖之、爲日無多、乞告瘦樓速來一函、俾將原據郵去、至急至叩、肅上无隅夫子親家、文叩。

(十五) 燕天把手重歡笑、經載別離、論廣興大地、投身懷黃鵠虛堂、聒耳、厭青蠅金裝、高列垂蓮、相白法、閑持、證上乘、塵跡、沉沉淪世、末一心淡、定自清激、克文貢稿。

(十六) 元刊柳州全集十册、明初活字本、劉隨州集、明王概白蓮社圖、兄如以大泉五千相易、即將右物送上、或再加一二種、以供選擇、告可、此上、丹斧先生、文頓首。

(十七) 書十六册、易大泉五千、歸勉承丹老之命、書可值五百番也、惟乞相邦、早日賜還、仍以三百元取贖、則弟雖吃虧、亦無他言、幸丹老約一日期、大雅作保、俾弟屆時贖還、感不盡矣、文頓首。

鄭家相

質如周錢、重如其文、漢承秦後、其始鑄之錢、雖屢變、更其質量、

而文仍曰半兩、沿用至武帝元狩五年罷半兩錢、行五銖錢、而半兩之制、從此廢止、故以半兩著文之錢、行用頗久、種類甚難也、約分五種、曰秦半兩、曰漢初榆莢半兩、曰高后八銖半兩、曰文帝四銖半兩、曰武帝外郭半兩、而文雖同曰半兩、而官鑄初鑄、大小輕重、固各有定制、秦半兩初鑄、大似圓金、榆莢半兩初鑄、徑五六分、高后半兩初鑄、重爲八銖、文帝半兩初鑄、重爲四銖、武帝半兩初鑄、重亦四銖、據其大小輕重、固可以判別其時代也、然半兩錢易于盜磨取銖、質量漸減、輕重難準、且漢初尤多私鑄後鑄之錢、其形質愈趨輕小、故同屬一種半兩、有大小輕重懸殊、疊之如寶塔然、于是秦半兩之大小、有與八銖半兩同者、則何者屬秦、何者屬漢、不易判別矣、八銖半兩之大小、有與榆莢半兩及四銖半兩同者、則何者屬漢初、何者屬高后、何者屬文帝、亦不易判別矣、故世人嘗以初鑄之八銖半兩、誤爲秦半兩、後鑄之秦半兩、誤爲八銖半兩、後鑄之八銖半兩、誤爲四銖半兩、初鑄之榆莢半兩、或誤爲八銖之後鑄、或誤爲四銖

之初鑄也、官鑄私鑄不分、初鑄後鑄莫辨、此今日研究半兩錢、所以不能不于其形制文字之氣息、辨明其官私、分別其初後、判定其時代矣、今以個人研究之所得、說明其大別如后、

一、凡厚重而字寬大者、屬秦半兩、

二、凡穿大而字狹長者、屬漢初榆莢半兩、

三、凡與後鑄秦半兩等大而輕薄、與初鑄榆莢半兩等大而穿小、其文字放逸者、屬高后八銖半兩、

四、文帝四銖半兩、雖有與後鑄之八銖半兩等大、則字必較嚴整、雖有與初鑄之榆莢半兩等大、則穿必較狹小、

五、武帝半兩雖同文帝、而一無外郭、一具外郭、判別較易、

以上所述、僅言大略、挂誤難免、錄呈本會諸同好作一研究之資料、並乞勿吝賜教、以匡不逮、俾得糾正、幸甚幸甚、

後素樓清錢談

張綱伯

攷諸史志、自秦始皇始創立帝制、以迄清亡、二千一百餘年之間、正統偏運、割據併稱之君、奚啻三百、其中創業、守成、中興、令主、亦以十數、然求福壽兼備、文武並具、爲太平天子六十載、未有及清高宗者也、高宗名弘曆、世宗四子、生於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初封和碩寶親王、自號長春居士、雍正十三年九月、卽位於太和殿、改明年爲乾隆元年、時年二十有五、在位六十年、起丙辰迄乙卯、翌年內禪嘉慶、自爲太上皇、嘉慶四年正月三日、崩於養心殿、享壽八十有九、壽登髦鬢、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可謂極人生之幸福、毫髮無遺憾矣、按高宗繼順康雍三朝、奠定清基之後、於時海宇晏清、民殷物阜、不僅有清一代、無與倫比、卽在我國歷史、亦超漢邁唐、蓋英明睿智、出於天授、而又雅好文藝、提倡文學、人文蔚起、堪稱極盛、纂修羣籍、多至百餘、更編輯四庫全書、所謂內廷四閣、江浙三閣、世所鑿稱、當時砥礪經學者、有惠定宇、戴東原、章實齋、王念孫、王引之、父子崔東

璧、段玉裁、畢秋帆、阮芸台、翁蘇齋、孫淵如、諸氏、大抵以經學爲主、旁及小學、音韻、金石、樂律、天算、地理、典章、文物、顧其治學範圍、偏重攷據、好古之念既堅、信古尊古之心、因緣而生、遂畢生致力於書本上之學問、故對古學、雖有整理之功、使後世讀者省無限精神、然於學術思想、未嘗有所貢獻、卽如崔東璧之攷信錄、放膽疑古、以爲戰國秦漢之書、皆難徵信、而六經範圍、不能解脫、蓋當時風氣使然、士大夫對於經學、視同神聖、不可侵犯、苟有非議、羣起而攻、乾隆時代、經學號稱極盛、然謂爲古學復興、則可、謂爲文藝復興、比之歐洲近世文明之 Renaissance、則相去遠矣。

吾國近數十年來、受西方文化之激盪、學術界思想、頓起變化、康長素、梁任公、羅叔言、王靜庵、諸氏、倡之於先、胡適之、郭沫若、錢玄同、傅斯年、顧頡剛、諸氏、繼起於後、疑古之風、勃然益興、腐儒俗子、咋舌相向、目爲名教罪人、其實學問之道、貴乎實

事求是、近年出土古物、如石器、陶器、骨器、銅器、層出不窮、攷諸經史、往往格不相入、可知古書所載、多不足信、其爲戰國秦漢之士、假託古人、任意僞造、無或疑義、諸子百家、姑置不論、易經目爲六經之首、其中悖乎事理者、觸處皆是、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孟子去周初未遠、於武成僅取二三策、則周以前之史蹟、其不足信也、明甚、孟子釋堯舜之處、常不能自圓其說、而以予豈好辨一語了之、亦足以見其捉襟見肘之狀矣。

吾國歷史、向以人區分時代、不以物區分時代、故言必稱宓犧、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推而上之、天皇、地皇、人皇、有巢、燧人、甚且及於盤古、其妄誕無稽、稍有常識、已能辨之、易經繫辭、相傳爲孔子所作、而孔子刪書、斷自唐虞、繫辭下章、則曰、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

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剡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上溯宓犧、自相抵牾、韓非駁儒者並稱堯舜、以矛盾爲喻、不知古書中矛盾之處、隨處皆是、今日實物俱在、足資印證、上

章所述，一若自必犧以至堯舜，文物幾已大備，漁有網罟，農有

耒耜，兵有弧矢，服有衣裳，水有舟楫，陸有牛馬，居有宮室，用有

杵臼，葬有棺槨，凡養生送死之具，靡所不備，而奠之以書契，此

乃銅器時代所有之文化，而謂在舊石器時代，已完成之，其將

誰欺，故敢斷言，易之繫辭，必戰國以後之士所杜撰，所述文化

非當時之現狀，吾更取象辭、象辭、而讀之，其卦爻與事物，互

相參較，殆若風馬牛之不相涉，試問離卦之於網罟，益卦之於

耒耜，噬嗑之於日中爲市，乾坤之於衣裳，渙卦之於舟楫，隨卦

之於牛馬，豫卦之於擊柝，小過之於杵臼，膠卦之於弧矢，大壯

之於宮室，大過之於棺槨，夬卦之於書契，有何聯繫之可言，必

牽強附會，以人類日常生活，歸之神妙莫測之易理，一則曰孔

子作之，再則曰文王周公作之，復上溯宓戲，更加河圖洛書，象

辭、象辭、繫辭、說卦、序卦、雜卦、一部卜筮之書，而漢書藝文志尊

之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儒家假之以取功名

利祿，道家方士，假之以惑人主，秦始漢武，妄信讖緯之言，封禪

泰山，巫蠱用事，禍起宮廷，骨肉遭殃，二千餘年以來，未嘗敢發

其覆，可不怪哉。

至日中爲市一節，稍加深思，尤可噫然失笑，夫能致天下

之民，則必交通大關，聚天下之貨，則必百物繁興，交易而退，各

得其所，則必貨幣中介已行，神農之世，先乎堯舜，又數百年，孟

子稱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氾濫，草木昌茂，禽獸繁殖，下者

爲巢，上者爲營窟，人民猶在穴居野處之中，道途梗阻，更無論

矣，如何致天下之民，金屬未發明，工具未備，如何聚天下之貨，

人民狂狂樵樵，各自爲生，以物易物，已否開始，尙不可知，如何

能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方今科學昌明，思想解放，言論自由，爲

學之道，端求真理，出土古物，證據確鑿，治學問而猶在書本用

功夫，不以實物爲依據，雖引經據典，安足取信於人耶。

乾隆年間，欽定錢錄一書，當時文人如紀昀、梁詩正、蔣溥、

汪由敦、稽瑨、袁日修、董邦達、錢維城、于敏中、諸氏，靡不奉勅于

役其間，提要中詆譏洪志，不遺餘力，而其體例，猶沿洪志窠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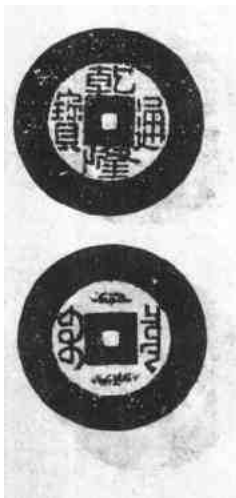
所載刀布圖金，及歷代諸錢，攷據荒謬簡略，而且賡鼎充斥，明

初洪熙、正統、天順、成化，爲偽造劣品，是項錢幣，曾陳列故宮博

物院中得以寓目，故敢斷言，以帝王之力，文人之功，而成書如此，想見當時見聞之卑，思想之陋，泉學之幼稚，以觀今日之資料豐富，放據精確，不可以道里計也。吾家紀綱，范功發耳，潘目染，遂沾泉癖，近得手摹錢錄精本，書圖勻潔，卷首鈐有汪由敦、洪亮吉諸印，殆當時進呈御覽之謄錄副本也。書雖無取，亦足愛玩。

乾隆一朝鑄錢，悉沿雍正舊式，獨創祖錢之制，別開生面，以迄宣統，無朝無之。茲錄王慶雲石渠餘紀、鮑康大鏡圖錄之紀祖錢者各一則，石渠餘紀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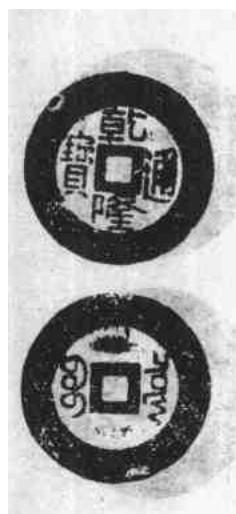
「凡鑄錢先製鑿塊，銅曰祖錢，乃鑄無文而圓者曰母錢，然後印鑄，函方而成制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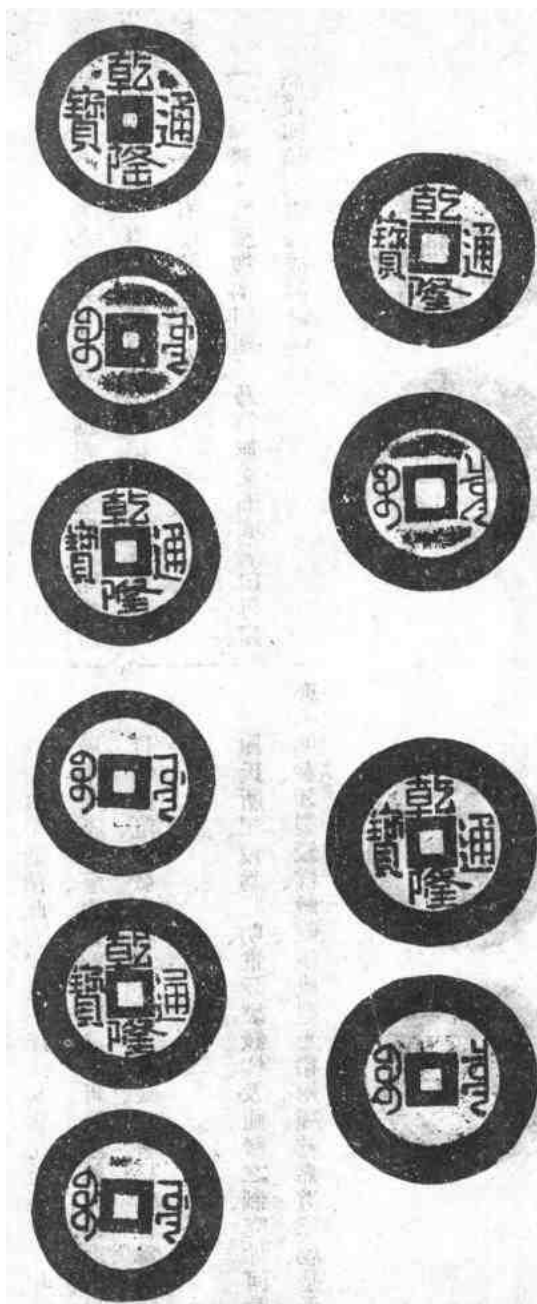


所云無文而圓，不知何解，函方，殆指穿孔而言，緣祖錢穿孔，大抵未鑿，必俟錢法堂侍郎鑒定，發局鑄母錢時，始鑿之，或即此意，大鏡圖錄云、

「許福卿工部云，每改元鑄新錢，先選至潔之象牙，刻作錢樣，呈錢法堂侍郎鑒定，然後以精銅鑿成祖錢，惟老啓盛齋頂帶鋪精此技，印范不挂沙，其穿孔局呼金口，非錢局中人不能鑿，再用祖錢翻沙鑄母錢，以後開鑄，則悉用母錢印范，頒發各省者，亦謂之母錢，外者呈進者為樣錢。」

鮑氏所紀，較為詳明，惟牙製錢樣，及祖錢之制，究始何時，亦未明載，牙製錢樣，敵藏僅成豐光緒兩種，乾嘉道三朝，是否





有之、不得而知、祖錢則自乾隆迄宣統、敵藏皆備、依類推之、應有四百種、余所得僅百品、昔尚易獲、今則稀如星鳳、且惟故都有之、他省不易覩、茲列乾隆祖錢七品、寶泉四、寶源三、按乾隆錢面文隆字、有從山者、背文泉字、有波折形者、祖錢俱有之、

故宮博物院、各種祖錢皆備、獨缺乾隆、則此數品、彌足珍也。再余撰清錢談、不分時代、不列序次、信筆所至、初無體例可言、閱者諒之。